学校教育下标准化童年的生产*

王友缘 李 燕

摘要 在制度化学校教育的场域下,标准化童年的生产可以从观念形态与现实存在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在观念形态方面,源自西方的现代儿童观自五四时期输入中国,籍由学校教育获得合法性,中国本土的儿童观遭到全面批判,标准化儿童观风行。在现实存在方面,通过童年的定位、标准化经验的输入、童年的测量共同生产了标准化的童年。从观念上重新挖掘中国本土性的童年内涵,从实践上探索打破一统天下的制度化教育的方式或许是走向非标准化童年的可能出路。

关键词 学校教育; 标准化童年; 生产

作者简介 王友缘/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后 (上海 200234) 李 燕/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系主任 (上海 200234)

自阿里耶斯发表《儿童的世纪》以来,童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目前已基本成为共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之后,儿童从田野中,从大街上,从工厂中,被劝入学校,儿童与童年就人为地与学校交织在一起。呈现在我们眼中的童年,似乎就是制度化学校教育下的童年这唯一的面向。多样化的童年隐退了,标准化童年诞生。研究者尝试解读学校教育下标准化童年的生产,挖掘标准化童年的生产逻辑,揭示当下的童年样态,并尝试寻找突破童年标准化的可能路径,建构多样的童年生态。

一、标准化与标准化童年

在人类发展史上,标准化现象起源很早。从原始标准化、古代标准化、近代标准化到现代标准化,标准化发展历史悠久。标准化有广义、狭义之分。我国国家标准 GB3935.1《标准化基本术语第一部分》规定了标准化的定义,即标准化是在技术、经济、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这是狭义的标准化概念,仅限于工业生产、技术经济或科学及管理领域。广义的标准化概念,是指标准化广泛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各领域,甚至包括自然界。澳大利亚

^{*}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以儿童发展为中心的家庭与社区教育"(项目编号:C-6133-13-020001)与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上海独一代家庭发展能力的研究"(项目编号:13ZS86)的阶段性成果。

标准协会(SAA)对标准化的解释是:"标准化规定的方面很广泛,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语言就是标准化的一种形式,道德准则和法律也属于标准化的范畴"。[1] 法国的库蒂埃提出,"实质上,标准化在一切有人类智慧和活动的地方都存在。"[2]

在社会批评和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标准化过程常常指的是为处理人员、人际交往、各种案例等等而建立各种标准及提高效率的过程。这样的例子包括法庭司法程序的形式化、统一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建立。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在谈论标准化时往往还会同时提到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如社会的现代化、官僚化、同质化和集中化,或者同义于此类社会变革。[3]本文的标准化是广义的标准化,是指工业逻辑下为追求效率、产品质量、经济效果产生的标准化。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标准化的生产已席卷社会各个层面,甚至包括制度化的教育。

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是理性逻辑和工业逻辑发展的产物,现代文化(标准化文化)创造了一个人为的、理性的、系统的、有目的的生产机构——学校。"学校把消费者的期待和生产者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学校教育乃是遍及全球的'货物崇拜'的一种带圣餐仪式色彩的表现形式。"[4] 学校被视为一种产业的观点并不鲜见,而学校被视为社会再生产机构这一观点也深入人心,这里强调的是制度化学校教育本身所浸淫的工业生产的逻辑,对秩序的寻求、对最佳效益的追寻,导致学校教育以标准化或规格化的模式来生产。无疑,生产的对象是儿童,生产的产品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儿童,而在生产的过程中,标准化童年产生。本文的标准化童年意指在制度化的现代学校场域下统一模式的童年生活,包括标准的儿童观念、标准的时空定位、标准的童年经验、标准的儿童评价等。

二、标准化童年的生产

(一)生产的场域——制度化的现代学校

现代教育的孕育,可以上溯至文艺复兴时期。近代学校的兴起是教育制度化的发端,其中以19世纪"班级授课制"的普遍施行为标志,教育进入一个具有以规范性、系统性与管理性为内核的复合性的教育系统。[5]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工业革命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学校得以迅速发展与普及。特别是出现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之后,大工业生产彻底改变了教育的面貌,追求秩序、理性、普遍性与效率的工业逻辑进入现代学校,使得人才培养的过程与规格和大工业生产的需求挂上了钩。而大众义务教育在全球的普及使得学校教育成为一种强迫的制度性安排。作为教育的特定空间,学校成为制度化的机构。在我国,现代学校出现于清末民初,在20世纪初叶奠定了基本形态。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启动于1986年,至2012年已全面实现普及。

以普遍主义、工业生产、成就取向、职业分化为特征 的现代社会盛行着工具理性逻辑。工具理性是现代性价值理念的代表,强调社会秩序和制度结构的精准性,力求使得秩序、结构符合形式性、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等等形式理性标